



绿色的底版

公浦

绿色的底版

公 浦

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绿色的底层（短篇小说集）

浦 著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昆明市书林街100号）

云南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

印张：5.5

字数：121,000

1980年5月第一版

1980年5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-10,740

统一书号：10116·795

定价：四角二分

《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新作大系》

编 委 会

主 编：孙 波

副主编：杜建业 金丽红

编 委：孙 波 杜建业

金丽红 黎 波

曹华益

目
录

老石宝和依亮因	1
边 界 上	21
马店夜宿	34
雨 后	55
绿色的底层	74
春 雨	94
婚 讼	122
月 光 下	140
从都拉丙开始	150
依金娜和她的父亲	156
后 记	

老石宝和依亮囡

勐旺农场那排新盖的房舍东边，约有一箭之地，有一幢傣家小竹楼，掩映在一片青翠的绿竹间。小楼四周，花木蔚然，看样子是经过精心培育的大叶子的芭蕉，仙人掌围的篱笆，还有那象旗杆一样又细又高的小槟榔树，这里那里，装点得都很得当，看上去真象一幅优美的风景画。

这座小楼上，住着一位年老的傣家大妈，和一位二十岁左右的傣族妇女，不用说，她们是母女两个。女儿那秀丽的脸庞，窈窕的身段，以及她那善良的性格，都能从妈妈身上找到极为相似之处，老咪涛（大妈）一条腿有点儿瘫痪了，不能经常下楼，只有女儿那勤劳的身影，不断出现在楼上楼下。

她的名字叫依亮囡，新近由傣族村寨出嫁到农场来的，成为全场第一个傣族女工。

依亮囡的爱人，是个汉族转业军人，年纪比她大十多岁；外号人称老石宝。说实在话，老石宝又粗又黑，长得很不漂亮，一头不长头发的疮疤，更突现了他那“不美观”的缺点。依亮囡这样一个粉团花似的姑娘，怎么会爱上他呢？原来老石宝与依亮囡之间，还有着这么一段爱情的佳话。

老石宝的正名叫石宝桩，家是河南省人，从小给地主放羊，长大又给地主扛了五年长工，解放战争的烈火烧到豫西伏牛山区，他才跟上解放军参加了革命。他为人太老实，又没读过书，所以显得呆板些，但出大力、干重活，他一个倒能顶两个。连队指导员从爱护他出发，把他分到炊事班，做些挑水、砍柴或是在行军途中背大锅的工作，他是很能胜任的。这样一当就当了一年炊事员，从长江北直到大西南，将近万里的行军路上，他都是背着一口大号的行军锅走过来的。这该是他的光荣，但他自己感到很惭愧，在离开部队转到边疆农垦战线来的时候，他甚至难过地哭了。

“俺真没出息！”他自我检讨着说：“当了八年解放军，就一直背着这口锅……”

石宝桩由一个解放军的炊事员，转到勐旺农场当了一名种植橡胶的老工人。技术性的工作，他虽不大行，可开荒、挖地、打整苗圃，修筑林带，以至下种、育苗、栽培、定植等许多抡锄头的活路，他都干得很出色。他不仅以身作则带头去干，还能组织大家保证按时按量完成任务。因此，他在全场职工心目中威信是很高的。

他三十多岁了，还没有跟女人亲近过，这当然不是他的缺点，但在人的生活中毕竟是一个缺陷。到农场来，生活环境比较固定，按理说，找个爱人解决一下个人的终身大事，实在也是时候了。可是象他这样一个人，才不出众，貌不惊人，又是那么大的一把岁数，找个称心的对象谈何容易？偏偏又满头的疮疤，姑娘们一看见就吓跑了，谁还敢和他谈恋爱。

但石宝桩并不因此而苦恼，他每天还是乐哈哈的，自我

安慰说：“管它呐，命中没有不强求。”这就又耽误了不少岁月。

事有凑巧，有一次农场领导派他去买牛，他走了四十五里的山路，来到曼列寨。刚到寨头，听到村子那边象蜂子搬家似的，一片嗡嗡嚷嚷的响声，他紧走几步，转过竹林去看，只见寨口那边拥出来一些人，前边四、五个傣族妇女，撕拽着一个披头散发年纪不大的姑娘；她们推推搡搡，把她推向寨外。并且愤怒地叫着、骂着，向她吐着口水，挥着拳头，雨点般打在她的身上。那姑娘双手护着头，弯着背脊，身上的衣服已被撕烂了一条大豁口，露出她那瘦骨嶙峋的肩胛骨。她浑身痉挛着，抽搐着，在躲避着那些拳头的捶打。一个胸部挺得很高的女人，捋了捋胳膊，一把揪住那姑娘的头发，象牵了一只羊的头，拖着她转了半个圈。口里还不住地嚷着：“嘿！嘿底泼①！”旁边一个用一条蓝布把孩子斜挎在腋下的妇女，也痛哭流涕地指着那个姑娘骂：“你这个小害人精，吃了我家孩子的心，还不吐出来呀！……”

“不要冤枉我吧……”那个被揪打的姑娘，此刻才得抬起头来哀告着说了这么几句话：“我是依亮因，我是人，我不会害你家的孩子呀！”石宝桩望去，见那姑娘的嘴唇被打得出血了，鬓角上有团乌青，脸上盖满了灰土和泪水，再配上那披散的长发，的确有点人不象人，鬼不象鬼。这时，又从寨里跑出几个男人来，为首的那个大概是寨子里的阿章②，抬着明火枪向天空嘣嘣地放着，还有几个则提着、拖

①傣语“底泼”，即凶恶的鬼。“嘿底泼”，就是撵琵琶鬼。

②阿章，以前傣族村寨专司迷信活动的人。

着一些破烂的衣服、被褥、小黑罗锅、三脚架和烂草排之类的东西，扔出寨外。一个瘦小的老妇女跟在他们的后面，嚎啕痛哭着。

“嘣！”

那个抬明火枪的又放了一枪，这一枪他是把枪筒子搭在那姑娘的肩膀上放的。枪膛里冒出的黑烟，熏在姑娘的脸上，震耳欲聋的轰响，把那姑娘吓得惊叫了一声，随即就昏倒在地。那个瘦小的老妇女抢过来，匍倒在女儿的身上，一面呼喊着，一面象鸡啄米似的磕着头，乞求着阿章不要再拿枪恫吓她了……可是在一片呼喊嚷叫的吵闹中，那个也没听清她说什么，那个也不理会她说什么。

看到这怵目惊心的惨状，石宝桩明白了这是 在撵琵琶鬼。傣族的这个迷信活动，他是早有所闻，但亲自目睹还是第一次。他不忍心再看下去了，一种感同身受的痛苦立刻触发了他的同情心。记得他小时候，因为撵羊扔一个石子，把地主门楼上的一个卷毛兽打碎了，那地主说破坏了他家的风水，将他按在羊圈里，拿那卷毛兽的碎瓦片，把他的头戳了个稀巴烂，以后就一直生着黄水疮……现在那个可怜的姑娘，已经人事不省了，可他们还不放过她，于是他顾不得再想什么，一下便闯到人群中去，张开双臂，拦住了那个抬明火枪的阿章，也挡开了那些推搡和捶打。

“你们不要再折磨她了，这要把她折磨死的！如今是新社会，俺劝大家不要再信迷信，封建迷信害死人啊！……”在老石宝大声疾呼的劝阻下，他们总算对这个被诬为琵琶鬼的姑娘稍为宽容了一些，不再叫着要烧她打她了，也停止了对她的辱骂和恐吓，但有一条，还是要把她这一家撵出寨子。

他们认为只有撵走这一家人，他们的寨子才得“干净”，病人才能消灾免祸。无形中老石宝成了琵琶鬼的保护人，和他开谈判的就是刚刚赶到的那位互助组组长波岩叫。

波岩叫头脑冷静，很会动心思，他眨着机灵的小眼睛，把石宝桩拉到一边，半真半假地说：“同志，你是勐旺农场的吧，大家都是常见面，我想求你办件事，不知你肯不肯答应？”

“那有不答应的呢？”石宝桩想到农场和他们寨子一向就有交往，所以满口应允着说。“你说吧，俺一定照办！”

“唔，”波岩叫进一步叮嘱着：“说话要算话呀，答应了可不能反悔呀？”

“俺那回反悔过？”石宝桩这个老实人，完全没想到他要说什么。

“好，你答应了就好办！”他微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，“同志，我晓得你还没结婚，你要不嫌弃她是个琵琶鬼——”他向那边努努嘴，“就把她接回农场成亲吧！我们寨子非撵她们走不可，我这个互助组长说话也没用。你们汉族老大哥不是不信琵琶鬼吗？就让她做你的媳妇吧！”

“这…这…”这可叫石宝桩慌了神，一时间弄得他蒙头胀脑的，话都说得颠三倒四的了。“不可以，不可以！俺可没这个想法。俺是来买牛的，碰上你们撵琵琶鬼，看着太不忍心啦，才……”不管石宝桩怎样讲，波岩叫这个两全其美的好主意，马上博得了全寨人的拥护。依亮因还在昏迷中，她阿妈正愁着她和女儿无路可走时，听说到农场去，简直太感动了。她不管石宝桩答不答应，扑地趴在他面前连连求告着说：“你是菩萨救命啦！不是你来的巧，我母女两个不知

死在那里了……你抬抬手收留下我们吧，我们永远不忘你的恩！”

石宝桩眼看无法，才只好答应她们搬到农场去。他说：“婚事俺可没答应；二天叫你女儿在场里当个工人，抚养你吧！”

曼列寨的群众，关心的是把这母女撵出寨去，至于和老石宝结不结婚，对他们来说倒是无关紧要的了。波岩叫见石宝桩已经答应把她们母女带走，很是高兴，依亮因不能走路，他就卖了一条牛给农场。石宝桩帮着咪涛把依亮因扶到牛背上。依亮因微微睁开眼看了一下，就又合上了眼皮。老石宝前后招呼着把她慢慢地驮回到农场来。

从此，“老石宝买牛”就成了一件趣闻，围绕着他 and 依亮因的关系，有人已在悄悄猜测了。但是不必着急，姑娘到底会不会爱他，还得等着瞧呐！

生活环境的改变，农场领导和同志们对待她母女一视同仁的看待，以及老石宝从生活方面经常给予她们的无微不至的帮助，这使得她们的身体和心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母亲象枯树逢春，重新获得了生命；女儿象石板底下的小草，石板掀掉了，小草得以自由自在地生长了。特别是年青的依亮因，身心恢复的更快些，来到农场不到两个月，她那闪耀着青春活力的健壮身影，就在农场各处走动了。她干活很卖力气，但说话不多，不知是她说不耐汉族话呢，还是对农场的同志感到陌生？或许兼而有之吧，总之，她干活老是躲得远远的，单另在一个不引人注意的角落里。只是和场里少数几个女同志，相处的倒还亲热。

又过了将近半年，依亮因这个漂亮姑娘，越发象盛开的

金莲花一样美丽了。她的身体不仅恢复了健康，而且象青竹笋拔节儿似的一下又长了好高，看来更丰满更窈窕了。她那清秀的瓜子形脸盘，更显得秀丽和红润；她那深嵌在黑睫毛下边的大眼睛，驱走了那一度曾经是痛苦的眼神，而变得更加光彩照人了。她那纤细的腰身，单薄的臂膀，都变得圆滚滚的粗实而有力；她那隆起的胸部，好象也随着身体的健康发育而显得更有弹性了。爱给石宝桩这老实人开玩笑的那些人说：“果子已经成熟了，你怎么还不去摘呀？”石宝桩满脸羞红地制止着他们说：“你们莫开玩笑吧，俺从来就没想过去摘那样果子！”但是，不管他怎么矢口否认，石宝桩和依亮因的这种没有关系的关系，却依然存在于人们的头脑里，好象波岩叫以前说过的那句话，还在起着一种看不见的束缚作用。

不信，你看嘛！石宝桩见了依亮因，就会无端地紧张起来，生怕面对面地碰在一处，那他的脸就会害羞地变成一块红布；依亮因见了石宝桩，也显得很不自在，一般总要把脸扭过去装做没看见他，有时就是碰到一起她也不跟他说一句话。如果遇到在一起开会的时候，他俩也是一个向东，一个朝西，就象小孩们捉迷藏似的，互相躲闪着。这种不自然的心理活动状态，过份敏感的条件反射作用，整整又延续了三个月，使得石宝桩和依亮因都感到茫然和痛苦。

依亮因的阿妈，那个心地善良的咪涛，在他们这种不自然的关系中，竭力想起一种调合和促进的作用。老人那感恩报德的真诚愿望，觉得只有把女儿嫁给石宝桩才算满意。她几次背了人对女儿说：“亮因呀，你可不能忘了人家的恩情哪！阿妈答应过的话，可不能不算数呀！”尽管石宝桩一再给她

说，感恩要感共产党、毛主席的恩，可咪涛还是絮絮不休地把石宝桩当作恩人来看待。

“他的恩情，就象在心里筑了一座宝塔，我不会忘记的……”女儿低着头，非常恭顺地对妈妈说。

“那你咋个见了人家，话都不说一句呐？”

“哎呀，你叫我说什么呀？”女儿难为情地瞟了妈妈一眼。

“你要跟他好嘛！让我们家里有一根最稳的柱子……”

“妈呀！”女儿打断她的话说：“我又不是金子银子，当做礼物送给他；我是人嘛！做个人总不能低三下四叫人看不起，人家还有自己的脸面吗？”依亮因说着委屈地哭了起来，这反倒把阿妈的嘴巴给堵上了。后来依亮因想了个主意，决意到姨妈家里去住，妈妈见女儿主意已定，也只有答应她。依亮因收拾了一下衣物，包了个小包装在筒帕里边，借着苍茫的暮色，悄悄离开农场走了。

阿妈很伤心地送了女儿一程，边走边责怪着说：“怕你这一走，不会回来了，家也不管了，妈也不要了，那个好心肠的老实人，也叫人家白等了……”

“谁叫他白等呀，”女儿温和地回了阿妈一句，“讨爱人，找对象，总要双方喜爱嘛！他想好，他没长着嘴，何消阿妈你在中间牵瓜扯藤呢？”

“唉！”妈妈长叹了一口气，“按理说，阿妈本不想多嘴，可他……”她不由得抱怨起石宝桩来，“太老实了，一进家，就晓得挑水劈柴，送米送菜，象个不会说话的哑巴，妈都替他着急呀！”

女儿劝阿妈转回去的时候，最后又说：“妈呀，你说他

再好，谁晓得他是咋想的？阿妈你也从年青时候过来的嘛，你该晓得，光靠感恩报德是做不成夫妻的啊！”女儿说完，只顾往前走了，阿妈望着女儿走去的身影，心里蓦地升起了一种庄严而自豪的感情，夸赞着女儿说：“好亮囡，你走的好，走得有志气！”

依亮囡走后，场里的人自不免议论纷纷，都说石宝桩没有福气，这么好的一个姑娘，打着灯笼火把找遍勐旺坝子怕也找不到第二个了，可惜竟没有留住她，象只翅膀长硬了的百灵鸟，没楞一下子飞走啦。有人给老石宝出主意，叫他去把她找回来；有人又说算了吧，老石宝这棵弯弯树，歇不住那么漂亮的金孔雀。但无论别人怎么说，石宝桩依然是那副老样子，他还照常帮咪涛挑水扫地，照常送米送柴，每天早早晚晚少不了要来照看老人好几次。可是过了不久，人们发现老石宝的行踪好象有点什么“秘密”了，经常在日落傍晚，收工以后，穿戴得整整齐齐，一个人悄悄地走出农场。究竟到什么地方去呢，他也不给别人说，而且每次都在深更半夜才回来，有时直到翌日的拂晓。这个不寻常的变化，立刻引起了大家的注意，经过再三的观察，人们确信老石宝是在谈恋爱了。

石宝桩每晚要跑十多里路，到依亮囡姨妈那个寨子去会依亮囡。他怎么知道她到了那里呢？不消说是那位好心肠的咪涛暗中指点的。她不单会把女儿去的村寨告诉他，还可能把女儿的心思和隐秘多少也泄露给他一点。可见谈恋爱的小伙子，千万不要得罪老岳母，石宝桩这个老实人怎样从恩人变成爱人的，恐怕是得助于这位好岳母吧！

得助于外力，终归只能起到一点桥梁的作用，但要完成这爱的使命，还需要恋爱者自己付出刚健的毅力和勇气。石

宝桩这个伏牛山上的放羊娃，现在居然学着傣族小伙子的模样，去“约哨”^①、去串小姑娘了。串小姑娘这种活动，对石宝桩来说决不是件轻松的事，他每晚要跑十多里路去，回来又跑十多里，接连这样跑去跑来，真比下力气干劳动还要累。不过他已到了这种地步：不去是不行了，而且跑得再累，也觉得是甜蜜蜜的。大凡到了这个程度，可能就是进入了恋爱的阶段吧！场领导和同志们尽管都晓得老石宝有点儿入了迷，可谁也不会拦阻他。

老石宝虽然每晚都去，实际上也够可怜的。他不敢象傣族小伙子那样大摇大摆地去串，而是悄悄地躲在约哨的场子外边，几棵芭蕉树掩盖的荫影里。他从这里远远地望着依亮囡坐在火堆旁边纺棉花。那时候，纺棉花这种傣族传统的男女青年谈情说爱的方式，还是寨寨都有。有的在村头，有的在寨尾，有的在寨子中间，或是青草地上，或是菩提树下，或是缅寺门前，总是要选一块清静幽美的地方，来作为小卜哨们纺棉花，小卜冒们串姑娘的场所。老石宝去的这个村寨，约哨场恰在村头，这就给了他一个躲藏的方便条件。可怜的老石宝，既不会弹琴，也不会唱歌，本来就缺少那种机动灵活的恋爱本领，更不会效法傣族小伙子向姑娘们说一些娓娓动听的爱慕话；他只听得懂一些简单的傣语，在这种场合那是很不够用的。因此，他所能做到的，便只有远远的站在一边看了。

这约哨场上，也的确斑斓多采，美不胜收。看那一堆堆的篝火，燃着红色的火焰，飘着青灰色的烟云，象天空的点

^①约哨即串小姑娘的意思。

点繁星，忽明忽灭的闪灼着，而在这每塘篝火的旁边，就有一辆轻轻歌唱的纺车，每辆纺车的后面，都坐着一位浓妆淡抹的傣族少女，她们舒展着柔软的手臂，一手轻摇着纺车，一手细抽着棉线，那姿态象荷花在徐徐开放，象蝴蝶在款款飞舞。弹着琴琴的小卜冒，披着红毯子的小伙子，戴着小亮帽的青年人，他们三三两两，弹着唱着，穿过那淡淡的烟云，到每一座星座的旁边，去寻找他们心爱的姑娘。姑娘们说笑，围着她们旋转。这一切的一切，在石宝眼中来看，实在是光怪陆离，神奇得很，再加上那民族情调很特殊的音乐，扑朔迷离的烟光火影，他看着看着，忽然产生了一种虚幻的感觉，好似他已飘然欲仙，成了神话里的那樵夫，真的走进了仙宫来和神女都拉^①相会了。

神女都拉，就是依亮因；看，她在这众多的鲜花般的姑娘们的比美下，她是最漂亮、最美丽的；她是鲜花中的鲜花，珠宝中的珠宝。她那从容不迫的神态，目不斜视的眸子，端庄地坐在纺车的后面，专心致意地在纺着棉花。她从不理会那些在她身边转来转去的小伙子，越是在这歌声笑语撩人心弦的时刻，她那圣洁的脸上，越显得安详和娴静。石宝桩看着她，心里真是无比的崇敬，无比的热爱，很想马上走过去，坐在她的身边，把心里要说的话，都告诉她。可他想了几次，结果还是没有勇气走出去，仍象看电影一般，躲在黑暗处，翘首望着她一手一手地纺线，听着她那飞转的纺车，发出均匀的嗡嗡声。

他悄悄站在这芭蕉树下，窥视依亮因，已经有十五个晚

①都拉，傣族传说中最美的仙女，曾渡过天河去会情人。

上了。芭蕉树下的那块草地，已被他踩来踩去，踏成了一条小路。他站在那里两只手下意识地撕着芭蕉叶子，撕在地上的碎叶子也已一大堆了。但他始终不敢越雷池一步，一直没勇气从那躲藏的角落里走出来。自然，十五个晚上也不是白白的度过，还是有人发现了他的行踪，揣测了他的脚迹，因此，在这第十五个夜晚他又站在这里向依亮因窥望时，忽然有只手从背后揪住他，并且说：“今晚上可抓住了！”石宝桩一听，以为是芭蕉园的主人误认为他偷芭蕉，所以连忙分辨着说：“俺是在这站一会儿，你那树上的芭蕉，俺可连摸都没摸过……”

“摸！摸你妈的赤巴脚！”一个四十来岁，非常泼辣的傣家大妈，啪地一下，照着他的手背上打了一巴掌，立刻爽朗地笑着说：“谁给你扯什么芭蕉不芭蕉的！我问你，你可是勐旺农场的老石宝？”

“啊，是我。我叫石宝桩。”

“管你装不装的，我就是要找你……”她一把拉了他的手，边走边说：“我不认识你，你也不认识我，我给你说清楚，依亮因是我的侄姑娘，我是她的姨妈，她来到我家，样样都给我讲，还讲了你是个老实人。这几天，我瞄见你来了，晚晚都守在这儿，人倒是诚心，可来都来了，为那样还躲躲闪闪，象影子照在水里那样害羞？走，我领你去见依亮因！”

石宝桩还有点忸怩，那姨妈粗大有力的手紧紧抓住他，立刻把他拉到那个火光通明的约哨场上，正在弹唱的小伙子们，看到这个穿戴不同的外来人，都感到有些诧异；他们中间有认识他的，也在捉摸着他来这里究竟有什么事。人们都